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裴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涇臯藏稿卷五

明 顧憲成 撰

簡鄒孚如吏部

伏讀衡言種種卓詣且斟酌上下求其恰當廓然不以我見與焉允乎其足以為天下平矣至於論學特揭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對病之藥為之徘徊三復不能已已佛老楊墨號為異端然其說得行於天下只以語語是

實有一段真精神在也況于孔孟之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庸得以唇吻當之乎願與丈共勉之鄙爾瞻為丈序銓草時局機緘直是一眼覷破此凡真有心人也

又

文融謂足下不宜舍文學之好而登理學之航弟意却恐足下登理學之航而猶不忘文學之好也足下試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果何物乎於此有箇入處將焉用

文于此没箇入處將焉用文况尚行之揭任重道遠方當萃全體精神以赴之即欲與遷固諸豪爭執牛耳不識丈且暇乎否也

又

趙儕老之内計遂與老長官之外計稱為二絶今亦遭讒搆去矣奈世道何而獨意兩君子内不負一念外不負一官功成而身不免夫復何憾弟碌碌在事未有効于尺寸而夫人者業已逆其必為不祥眈眈而伺之不

知將來何所稅駕耳

復夏璞齋書

展誦手札有以知賢之用心矣流俗靡靡何意及此真不肖之至幸也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乃程先生至言究竟體之豈惟不患妨功學者須辨得聖賢之心方能讀得聖賢之書方能代得聖賢之言一畫不已而六經六經不已而四子四子不已而傳註傳註不已而制文只是此理何精何粗故曰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

又曰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良自有旨想當信其非妄耳抑之冲年而意甚廣賢之所以朝夕切磨之者可知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惓惓惟賢留意近作漫以其臆附復不知當否願裁之

與史玉池書

方本菴先生眞老成典刑足為此時砥柱可見天下未嘗無人也其所刻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即移之明道書院中何如繼山先生即世云亡之痛海內同之

在吾輩尤切耳仲冬方想得過晤不盡

又

時議葛藤時情荆棘梅長公致思於江陵其言可痛僕則更念五臺漸菴二老以為當此時應有一番妙用葢五臺大漸菴細也如何如何去歲大會欲刻會語尚覺寥寥際明此來可補之告期帖須托徹如寄奉想為分致諸凡矣

與陳鑑韋别駕書

敬啟敝里有牙行趙煥者往年目擊稅棍俞愚金陽等

作耗地方慨然發憤具呈前撫臺曹嗣老公祖蒙行府嚴查禁治愚陽等痛恨入骨日夜思有以報之適煥載麥八石至江陰之長涇遂率衆攔截指為漏稅擊擄人舟而去尋殺煥沉之紅塔河下縲猶盤頸行道見之莫不悲酸當有地方夏淮等呈報歐陽宜諸公祖時宜諸公祖已升潁州道備兵使者頓足起曰此地方一大變而為人父母者之責也遂檄倣縣林父母限五日檢報而愚陽等俱係隔府人且自知罪大惡極無所復逃百

方延捺宜諸公祖又廹廹於簡書不能久待於是煥予趙希賢不得已控諸前任鄒兵臺行韓公祖究解矣而延捺猶故也又不得已控諸周撫臺又行韓公祖究解矣而延捺猶故也頃又突生他計構出哨兵顧堂借撓稅為題顛呈趙希賢於撫臺蒙行滸墅管稅松江劉三府轉關台臺行縣提解希賢聞之自分必死再具頂狀奔訴撫臺而愚陽等且四路抄捉不容進頂徑縛而解臺下行將轉解稅監艷之杖下衆亦分希賢必死無疑矣

嗟嗟煥為地方而死煥之子又為父而死是何慘也愚陽等既殺煥今又欲殺希賢必父子齊斃斬草除根而後為快是何忍也為他方之税棍則白晝殺人而無罪非惟無罪方且恣其吞噬而未已為老公祖之赤子則含寃抱憤而莫控非惟莫控又將不免其身是何痛也台臺仁人也斷不為税棍所欺而不肖忝在地方士紳之末驟而聞之不覺心膽如裂怒髮上指輒布其槩以聞非僅僅請釋希賢而已以為天理人情至此而極是

殆造化所以殛愚陽等之惡而盈其貫使之昭昭自獻於日月之下未可知也是殆造化哀煥之死憐希賢之無伸特借此披瀝號呼白見寃狀於大父母之前庶幾遂憫而拔之一酬九泉之幽䰟未可知也台臺仁人也當有不待鄙言之畢者矣伏乞大開天地之心重洩神人之憤慨然借鼎言於韓公祖速將愚陽等勒限嚴獲早賜究東為匹夫匹婦復此不共之讐為三吳百萬生靈除此莫大之蠹真地方無量功徳也臨緘曷勝激切

之至

簡修吾李總漕

此中水災異常頃已附聞矣詳具周懷老疏中字字實情字字堪涕丈覽之自當忍淚不住今吳中諸父老且匍匐萬里叩闕而請誠有萬不得已者意欲丈借鼎言大司農趙老先生之前破格一處言出於趙老先生則足以取信於皇上言出於丈則足以取信於趙老先生此非區區一人之意實東南億萬生靈之所日夕嗷嗷

忍死而引領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爾繇保障俱在其中為國為民一舉而兩得矣知不作尋常看也嗟乎茫茫宇宙已饑已溺曾幾何人興言及此益忍淚不住矣萬萬努力萬萬努力

又

弟已自分長卧烟霞而去冬忽叨光禄之命聖明浩蕩之至仁知己汲拭之高誼中心銜之何能不感激思奮

少攄報効且數年以來今日言起廢明日言起廢至於口敝舌焦頃者臺省諸新郎君封事翩翩亢滿公車亦無不以此為第一義弟非其人却令聊塞斯白何能不力圖淬礪勉赴鞭箠然而四顧徘徊進退維谷至於今猶莫知所决何也竊嘗籌之矣罪籍諸君子林林相望計且二百餘人其間葢有去國在弟前者有科名在弟前者又有推折困頓視弟十倍者又有與弟同事被譴者又有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今皆埋光草莽亐旌之

抬寂寂無聞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説也猶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志並不我棄欣然共事相與日切月磨於其中年來聲氣之孚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三盆補緝桑榆無虚此生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憑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轉之望如弟僅僅可於水間林下藏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於其所不忍而強為割於其所不敢而冒為承將

來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兩無着落矣此又一說也猶未也弟也少不自愛壯而善病乙未丙申之間瀕於死者屢矣幸而獲生今年且六十矣所謂耳聰目明手輕足健一一不有所謂耳重目昏手遲足鈍一一不無即令見作貴人亦應去而返初服況今鹿豕之與游鷗鷺之與侶正於病骨為宜乃更去而就軒冕何僕僕不憚煩乎此又一說也凡此種種都是實境實情實事實話在他人前猶半含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傾盡丈其設

身處地為我裁之弟非敢安自菲薄上負聖明下負知己揆德量力恰應如是無希高無慕大始終成就得江東一老腐儒亦所以不負聖明不負知己也丈當啞然一笑而許之耳弟亦商諸朋好閒各自有說兹特向丈求一了語丈冣能斷大事萬勿吝教

與趙太石吴因之二銀臺

不肖寙衰病日甚忽荷新命且感且驚且驚且愧遂擬具疏乞休而一二親知固謂不可又謂此疏即至長安

必應見格頃檢仕籍乃知丈恰當柄事此寔之適有天幸也且寔也非木非石何敢寘頑自居上蔑聖恩下罔同志又生平頗懷熱腸何能耕閒釣寂去而尋接輿荷蓧之轍與世恝然也直是有最不得已之情耳今亦不敢縷瀆只重聽一節大於涉世不便曾不自揆冒昧就列設有人過而詰焉其亦何辭以謝乎兩相國騰書曉諭言言刺心竊計兩相國應未悉不肖憒憒狀耳乃丈業已悉之此又寔之適有天幸也敢此仰干惟丈特為

主持并為道此實情及此苦情於兩相國前庶蒙慈察慨賜玉成俾得遂所請俾得安愚分俾不至取譏於君子此之為誼超越尋常萬倍矣九頓九禱無任懇迫引領惠音為刻以俟

又

拜教之辱至誼惓惓能無佩服所示葉相公兩言實從滿腔苦心來能無感悚先是李修老總漕王柱老中丞吳安老錢繼老兩太僕貽書見朂其指亦同似可信而

不疑矣頃者赴毘陵之會商諸錢啟老孫淇老諸公又皆以為未可造次而啟老言之尤鑿鑿適趙儕老寓書姜養老其指正與啟老同且謂春間作詩送郭文老之行曾及此意托之寄聲云夫出處大矣僕不敢以一己之是非為出處而以天下之是非為出處又不敢漫以天下之是非為出處而以天下賢人君子之是非為出處今兹為僕計出處者皆愛僕者也乃其說判若水火然何哉然而問其人皆天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謂宜

出者必非誨僕以徇世也其謂不宜出者必非誨僕以忘世也僕又何敢格以一隅之見妄生分别於其間哉獨計小疏所陳種種衷憒之狀都是實情若但私告於朋友而不以顯列於君父之前終屬自欺又僕往時在都下見有所謂乞休者每每朝而懷疏以入夕而懷疏以出心竊恥之若亦墮落此套中終屬欺人夫如是反之方寸尚不能慊然而無疚也柰何欲遽議於出處之際哉是敢不避再三之瀆瀝誠申請惟丈垂慈照察特

賜主持無令僕僕道塗以致進退無據獲戾名教幸甚

葉相公前希為一道悃東懇祈鑒許統俟得請另圖顒

謝耳臨風耿切筆不能宣亮之亮之

與南垣劉匆所書

近聞南中議論紛紜不能知其詳惟有浩嘆偶檢得古

人兩公案輒為臺下誦之魏其侯與田武安爭辨灌夫

事韓御史兩是之既罷武安出止車門召御史載怒曰

何為首鼠兩端御史良久謂武安曰君何不自喜夫魏

其毁君君當免冠觧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魏其必内慚齚舌自殺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改容稱善此一案也王旦在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寇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亦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曰向者樞密所為是耶不是耶堂吏曰不是旦曰既不是又何效焉令送還樞密準大慚謝此又一案也恃道

義之愛敢借以效其愚不知可備採擇否惟臺下裁焉

與東溟高中丞書

敬啟海鹽故給諫贈太常錢海石先生勁節英猷登在國史仁風義概留在鄉評當隆慶改元業同楊椒山諸公一體褒恤建坊特祀海内共耳而目之矣惟是建坊之所尚有書院三楹蓋先生嘗從甘泉湛公問道歸而與門人共相切磋之處也世遠頹廢行路太息今其嗣孫世堯等慨焉尋復業蒙台臺批行所司方具文申請

伏乞始終慮撫備閱衆懿借之華衮彰其美而盛其傳

無賜優復給帖世守崇其先而及其後不惟一字九鼎

錢之宗祏熾熾生輝抑且一日千秋錢之子姓永永銜

德其為世勸大矣先生有孫陛向從弟游得習其詳因

為臺下誦之如此余漢城年兄已俎豆賢祠否幸為詢

之學憲君此兄人倫冠冕懿德之好諒有同然也

與檢吾徐中丞書

敬啟先嚴贈户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為先伯

兄鄉飲介性成次為先仲兄光禄寺監事自成又次為不肖憲成又次為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嚴居陋茹菲而志意甚濶時時慕説范文正公之為人比即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吾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共得三百石有竒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葢二十春秋於兹矣而食指漸衆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别

有措置乃為可久又曰吾邑糧役煩重亦當與同邑分憂須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僅足支吾况伯兄季弟俱已奄逝諸姪中尚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固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矣疾且病病且革問以家事概不答而特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肖聞之為之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浹日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首願捐租五百

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滌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溉與演亦願共捐租五十石并現在三百石合為一千石即於家祠之旁建廒收貯擇人掌管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贍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仍公同四房當面查發登簿助役者每年糧長一名貼銀一百兩至十二月照數分給仍各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當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即見諸行事而先

嚴之志亦藉以稍伸矣弟念非藉台臺寵靈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聞伏惟特加鑒察慨賜施行曷勝感荷之至

復錢繼修太僕

弟於巖穴諸君子中曾不足以備執鞭而獨濫叨近命此實聖明浩蕩之殊恩知己找拭之餘靈也伏讀來諭情溢乎辭其所期誨督成更有溢乎情者丈視弟能副萬一否人苦不自知弟則自知審矣泉觀谷處猶可藏

拙出而馳驅於世未有不蹶者也還視三十年間時用寒心可再嘗試哉顧丈為我籌之千萬千萬弟本無咫尺之窺何敢有勝心而自覺精神偏墜處尚不無之一則根基淺薄不能一超而直入一則目擊時弊未免矯枉而過偏意見之泯界限之掮此實弟本心天假之年或可庶幾今兹恐猶未也微乎微乎丈之進我至矣不敢不自著鞭也率爾附復并謝容圖專布不盡

與陳仲醇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弟行年六十而猶未能知五十九年之非也罔生甚矣丈儼然稱龍德以進之是責瞽者以秋毫之視責跛者以千里之趾也能無懼乎不惟自懼無為丈懼丈何以策之病骨支離未能造謝特此候起居蕪剌請正幸不吝發藥或可補之桑榆以始終德愛之萬分一也懇懇辰玉太史皎異才弟以千古期之時效芹曝竟爾不永不獲覯其大成可痛可恨計丈此懷倍切耳篋中遺文似不可不

為收拾也如何如何

與湯海若

不謂時局紛嚣至此吾輩入深入窈自是快事獨弟血性未除又於千古是非叢中添箇話柄豈非大癡𦍒老兄一言判此公案先弟事定録奉覽暇中能不靳技拭否望之望之

復虞來初明府

不肖莽莽無知惟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輒中心欣樂

之如饑得食如渴得飲通體爲暢往者讀門下會課淵思卓識映心映目以爲必非章句書生所及思一望清光而無從過辱不鄙恵然下存如蘭之契情溢乎辭自省何以獲此比讀郵政議求瘼恤隱備極焦勞充斯志也所謂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耶則門下之大有造於崇邑居然可想又斷非簿書俗吏所及也不肖於是益不勝向往矣敬因鴻旋肅此陳謝并以爲異日御李之藉云

又

不肖一生迂戇動而見尤門下獨却羣譁謬加許可一則以感一則以懼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感也衰憒侵尋得無重負桑榆為知己羞懼也惟門下始終策而進之幸甚同心之交千里一堂把臂促膝猶屬二義門下其許我否臨風不盡祗有神馳

與陳赤石少叅

去秋奉手教展誦再過可謂盡已盡人矣佩服佩服近

世談吐學委似多岐徐而按之却亦自昔而然即如孔門顔曾便已彷彿成兩格雖欲一之而不得要其發端結局未有不歸於一者誠如是雖千塗萬轍適以互相發明互相補救而未嘗二也只要向所謂一處校勘分曉耳不識然否蕪刻請正滿身敗缺知無逃於明眼惟丈痛加鍼砭扶我膏肓幸甚

與湯質齋侍御

敬啟施嵊縣者吾郡故守龍岡先師之子也先師遺教

在士遺愛在民業已請諸當道俎豆名宦矣惟是當年
蒙謗興常至舉龍城書院一事通榜天下罪且不測得
以衣冠歸田談者無不為扼腕焉今嵊縣君克世其德
治行卓起雖起家孝廉絶不以資格自束當路者亦遂
不得以資格束之往登上考為兩浙循吏之冠茲且奏
三年績例得為其尊人乞恩復職擬聞諸左右不敢造
次輒代為紹介甘棠之懷人有同心况高誼如臺下所
以發先師之幽光成嵊縣君之孝思慰五城父老之疊

聲者豈待贊哉率爾布衷不勝企望仰祈慈省幸甚

簡吳徹如光禄

起廢一節向來諸君子無不以為第一著乃一二出山者率闌墮是非叢中想氣運流來如此人力不得而強也今丈以一疏自結局可謂知命而今而後惟應收拾精神并歸一路只以講學一事為日用飲食學非講可了而切磨淘洗實賴於此聖人將此二字揷在修德之下遷善改過之上干涉非細羅王二老人多訾其質行

至其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日不講學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無一處不講學自衿紳而農工商賈無人不與之講學箇中一段精神亦豈草草弟每念及便覺赧然發愧願與丈共勉之此則氣運所不能如之何者乃所謂立命也高明以為然否

又

弟謂兄之蒙時忌五分是熱心所招五分是苦心所招此真實不誑語也何必更向人分疏兄自謂義質矣禮

行遜出信成則未此亦真實不誑語也何妨直任為己過大率吾輩優游無事未免混混過去惟當毀譽利害之交然後露出真身子來只在自磨自勘而已如何如何

簡史際明太常

嘉善夏璞齋志士也無論做秀才時即已成進士在涇里讀書且二年比選為令卓然有循良風不幸中道而夭人倫共惜其鄉業儼然尸祝而俎豆之其人可知矣

所遺一子能讀父書去冬景逸過嘉禾曾為言諸郡伯
吳長老而未能記其名適聞考期在即欲為作書景逸
云恐此時例當戒嚴不若遂直道諸其邑侯徐韶階僕
深然之但亦未敢率爾以為不若借鼎言通之韶階兄
也輒此奉告幸即付數行屬其優加提植并托轉達吳
長老璞齋生平極自好家徒四壁所遺惟殘書一篋吾
三人合而徼韶階之靈因以徼吳長老之靈幸蒙收録
得階寸進俾人知為善之有後此亦一勝事也如何如

何

與李孟白方伯

王鏡宇侍御貞衷勁節人倫砥柱不幸早世云亡之痛海内共之不知已俎豆於賢祠否乞一詢之令親吴恒初學憲何如聞侍御無子恐未必有為之經紀其事者不識可經移檄行之無須郡縣竿牘否學憲留意風教所以為章往勵來計應自有妙裁也

與周念潛太史

敝座師孫柏翁老先生吾鄉盛德君子也其立朝也進不近名其居家也退不近利當在木天惟是杜門讀書不喜交游比佐銓適當冡卿缺署篆數月兢兢慎守選法汲汲愛惜人才已而與今太宰孫公共事衆稱同心相得甚歡尋被白簡則以徐與浦事耳此謗一出同官忌口一由徐素工鑽刺遂爾波及此吾輩所能矢諸天日百口保其必無者也在事時復多匡正其請皇上恭送陳太后喪一疏尤稱卓烈已而乞歸二十年前後兩

院薦章相屬待鄉人無衆寡無大小渾是一團和氣良心美腹兒童走卒莫不信之而簡澹自將一切不染一切不與所不廢者山水之樂而已身沒之日累債數千金即鬻其産不能償也亦足以覘其槩矣今其次公詣闕乞恩弟欲為一達諸輩下君子稍酬生平國士之遇知己之感獨恨去國且久向來舊游既自寥寥而新知又鮮意中惟有瑶圃與丈而已昨共丈商之丈意亦然計丈必有以通於瑶圃丈者願丈即為一布區區何如

與李方伯孟白

聞已駐節江右矣江右故稱善地以其民習儉而士風朴所在知學向方爲當今宇内鄒魯也今得臺下表正於其間興起當益衆矣不肖所聞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否偶敝門人鮑上猶際明便郵附此上猶向令閔之同安以拘執取忤今得在陶鑄之下幸甚又家兄萬年令原成即起家貢途其志略有足多者倘可

不負任使均祈俯賜誨植是亦所以為地方計也如何如何
如何恃愛闌及希亮

復祈夷度駕部

不肖方為世戮獨不見棄於有道數蒙貽問臺下治行冠冕東南僅得常調識者方重為扼腕乃臺下且夷然處之見謂可以自盡真超出俗情萬萬總之直道久而自著人心久而自明區區固不足言計浮雲世路終不能為日月蔽也姑俟之耳承賜龜山先生集刻道南一

脉頓覺生光隨當公諸同志在所為報塞萬一者謹此

附復并謝

又

竊聞仕優而學學優而仕惟官石城者兼之則又聞優者從容暇豫之意誠能行所無事日用動靜任其自如即學即仕即仕即學矣何二之有此臺下見在之實境也敢以請正如不肖學不成學仕不成仕進退維谷尤悔交叢靜言思之時為汗下獨此一念耿耿尚未死耳

惟臺下挾其膏肓而進之幸甚

簡高景逸大行人

大會告期帖已次第發矣昨小兒歸述教意再為弦所丈思之此舉似不必過讓蓋凡事須要認真不可半上半下弦所只是恐不知者疑其諂知者譏其腐耳無乃徇彼俗情沒我真性況諂之一字用之媚權附勢則為大惡用之事賢友仁則為大美今社中所合并皆三益也夫何嫌至腐之一字更是妙諦昔有笑邵文莊磕者

文莊聞之謝曰我如何當得這箇字腐即磕之别名文莊之所遜而避也又何嫵若曰書生不當上交四方先達則弟聞王泰州以一竈丁公然登壇唱法上無嚴聖賢下無嚴公卿遂成一代偉人至於今但聞仰之誦之不聞笑之訶之也况今僅僅遞為授餐之主而已耶丈試以此再商諸弦所何如

與郭明龍宗伯

時局紛紛至此不肖何敢知第耿赤如吴興金沙荆溪

諸君子俱被以阿黨名亦非不肖所敢知翁以為何如沈繼老李修老得翁為知己便足千古正復何恨劉金吾與景逸書真書也并與不肖書録覽其偽書未之見也或謂原無偽書金吾陰陽其説為遁身之計耳果爾其益不可知也已杞憂滿腔申申有言難盡所幸碩果不食知天之未棄斯世斯民也惟翁自愛

復許中丞少微

計事一出與情翕然稱快本之老兄之苦心勁力特為

主持曹湯諸君子又相與容贊其間而太宰公之平平亦可見矣豈非世道之福不圖又有一番紛紛老兄應疏和平婉篤誠不欲少露圭角以滋爭端其慮甚遠而說者頗以為語意稍圓君子小人皆可通用恐巧者且借為口實濟其私弟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萬一有之老兄自應明目張膽直截說破斷不令此輩影射也蓋太宰此舉不分人我不執愛憎真有古大臣之風須得大力點出醒一世之眼平時恐嫌上言德政之條今因

計事蒙忌老兄與有一體之誼言者又未嘗侵及老兄正不孅儘意發揮耳如何如何恃道義之愛有懷不敢不盡未知可備採擇萬一否惟裁之

又

弟久已甘心守拙況又以狂言招戾乎老兄惓惓以弟為念是益弟之罪也此後幸置之但得青雲知己盡展生平所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徹如百折不回丈夫世猶以惡口相加老兄扙拭極力感不

獨在徽如矣近養冲年兄携示尊札又從徽如得見與
太僕公書極難題目做出極好文字不知何處更討个
少徽中丞來也

與徐十洲侍御

歲序更新時局如故不知天下何時太平也竊以爲自
今以後姑寧忍以待之何如語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此言甚有味計考選之命必且旦夕下不遠亦望吾丈
盡舍葛藤另開日月蔡虛齋先生曰居今之世有許多

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處敢并為吾丈誦之

又

時局至此猶有諸賢代興揭日月於中天此天之未棄斯世也然亦岌岌矣不知究竟何如耳要以論是非不論勝負論曲直不論利鈍即在我有餘裕矣他何問哉近來又慣用離間之術始者别淮上於東林今且别金沙於江夏矣言者不見江夏公妖書記事始末乎將無汗流浹背也意渠輩别有機竅耳可一一見示否馬徵

君之行附此徵君表裏粹然弟之畏友也

與友人

今日議論紛紜誠若氷炭然乃不肖從旁静觀大都起於意見之岐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有大君子焉於中從容調劑各各成就其是而因使各各反求其所未至安知不漸次融融歸於大同如此即兩下精神俱為國家用而不為爭區區之門面用乃旋轉第一大機而世道第一快事也恃道義之愛漫布其愚不識可否惟高

明裁而教之

與伍容菴

讀平居録種種悉自萬物一體上念頭流來所獻忠告一二亦蒙埀納葢丈之虚懐如此因是復貪獻其愚丈猶不知李修吾中丞為真正豪傑乎前與丈道之甚悉畢竟還留渣滓於胷中有未化在丈試思今日之域中善類猶有所憑恃者誰羣小猶有所忌憚者誰惟此公一人而已耳輦下君子所日夕眈眈而側目者誰亦惟

此公一人而已耳錄中云云得無滅君子之威風長小人之銳氣為忌口藉兵而齎糧乎此於世道大有干涉在中丞則毫無加損也且使世有乞憐李修吾則亦應有竊食顏回殺人曽參矣得無來孟氏好事之譏乎此又於丈大有干涉在中丞則毫無加損也如何如何至於吴徹如之被排擯五分是苦心所招五分是熱心所招律以觀過知仁之案可矣若彼一班人既以黨同伐異之私交擠之於外我一班人又以吹毛索瘢之意苛

求之於内即徹如此出但杜門守默如啞如聾坐取高官大禄不亦善乎又何以爲徹如也丈其謂何弟受丈道義之愛不敢有懐而不言仰丈翁受之度不能有言而不盡若乃黨一相知罔一相知即弟亦不敢也亦不能也伏乞裁教

又

承賜續集疾讀一過種種有關世教之言不勝悚服比仔細檢點亦不無一二可商量處大都先入之見難主

一邊之說難憑顧更虛其衷而參之恃愛放言倘丈不我嗔尚俟異日面罄所疑耳如何如何

又

向不揣漫效其狂不審可備採擇萬一否竊見長安議論喧囂門戶角立甲以乙為邪乙亦以甲為邪甲以乙為黨乙亦以甲為黨異矣始以君子攻小人繼以君子附小人始以小人攻君子終以君子攻君子又異矣是故其端紛不可詰其究牢不可破長此不已其釀禍流

毒有不可勝言者矣乃弟從旁徐觀亦只是始於意見之歧而成於意氣之激已耳要未始不可轉而移聯而合也誠欲為之轉而移聯而合蓋有道焉其道惟何曰在局內者宜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則虛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摸稜也是而知其非

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則公矣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歧將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此弟之所為寤寐反側叩天而祈者也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甚且并其瑕而瑜之跖可為夷所憎則見瑕而不見瑜甚且并其瑜而瑕之夷可為跖門戶不已而藩籬藩籬不已而干戈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亦然如水濟水益揚其波如火濟火益煽其焰

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豈不可惜是舉百年有限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又可惜此弟之所爲彷徨四顧仰天而嗚嗚者也用敢再瀝底裏就丈而求正焉丈其憫而救之耶竊亦可自信其不謬矣幸甚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其麾而吐之耶丈必有以進我矣亦幸甚敬洗心以俟

又

諦閲前後大集諸所品題大都論古事所得常多論今事似較不如何也古有成案今未必一一有成案也即論今事戊申以前所得常多戊申以後似較不如何也前無成心後未必一一無成心也書既具忽復得此數語并以請正誠知煩聒一則以為此天地間公共事非我兩人事無嫌異同一則以為不有益於丈必有益於弟耳如何如何

與鄒南皐

世之詆訛李漕撫者無論已近見伍容菴貽安堂續集內有曰數年前南皐嘗以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刺漕撫今與論皆謂能識漕撫者惟南皐與予最先云不覺失笑老兄之於漕撫何如而肯為是言意必有假托以欺容菴者耳容菴自是君子只見處不無偏執其於漕撫真有如秦人之於晉望見八公山草木皆兵者甚而并曹貞予朱玉槎二君子亦用商鞅連坐之律過矣況今

且援老兄為徵天下縱有不信容菴必不能不信老兄故願老兄出一言正之以解世人之惑夫非獨解世人之惑也即容菴能不信漕撫度不能不信老兄誠得老兄一言慓然有省翻然掃其偏執之見歸之蕩平其所成就當益不小老兄愛人以德計亦不肯默默聽其受人之欺也

答友人

時局紛紜千態萬狀誠有如來諭所浩歎者反覆推求

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制馭之機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劑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抉摘衆非在急於聯屬同心不必急於剪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毒久之將漸漸消釋耳故獨是伸則衆非自詘同心盛則異類自衰斯亦不抉摘之抉摘不剪除之剪除也仰承虛懷不敢自外冒昧披請其可其否惟台臺裁之

與姜景尼

向見東林辨誣說私心異之今見郃姜問答則益異焉不知景尼何苦而為此紛紛也且李漕撫之陷多口數年於此矣絶未聞有猜及景尼者乃今突發一難曰於我何與明是尋敵討對之辭至曰即今授計江南禍方四起又若不勝其戒心然者竊恐吳越之士有以窺景尼也宣師有之君子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吾儕盍姑内省乎是故不疚於天地則天地庇之不疚於祖宗則祖宗庇之不疚於父母則父母庇之不疚於兄弟則兄

弟庇之不疚於宗族則宗族庇之不疚於鄉黨則鄉黨庇之不疚於朋友則朋友庇之於憂懼乎何有脫或不然即衽席之上户庭之内在在可憂可懼豈必荆軻聶政能為孽哉景尼曰於我何與愚則曰於人何與體究到此能不悚然追憶去歲四月過苫次握手云云瀕行連聲叮嚀曰聽我聽我景尼聞之不覺淚下此情此景脉脉如在還記得否又往者上閣銓書通國為譁愚只以自反二字結案箇中殊有種種苦心景尼直認作懺

悔語尚隔一膜在今於景尼前後二刻亦顧以此二字進若果信得過却真是景尼懺悔語也倘係景尼過疑而刻此去歲四月至七月面言害我好友李某者三亦不得自諱如何如何友道彫喪我思古人輒瀝肺肝用附於忠告之誼知我罪我惟高明裁之

復段幻然給諫

密揭一疏功在社稷九廟之靈實式臨之天王聖明其中一副精神當有潛孚默契超於聲色之表者讀别諭

僕亦竊窺其微矣珍重珍重方今昌言滿朝公道昭明皎如星日此向來所鮮覯當軸君子采其灼然者亟與施行其在兩可之閒者則稍從容以俟論定真世道之福也門下以為何如恃愛僭及伏惟崇亮

與李澧撫修吾

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則有閒矣其為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

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為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况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高明以為何如

又

近頗有所聞殊為足下危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變之來本不當一一預計然而在我者實未易盡也竊見足下任事太勇忤時太深疾惡太嚴行法太果分别太

明無之轄及七省酬應太煩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過口語太直禮貌太簡形迹太略固知前後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嚬笑令居種種可為罪案檢點消融得不加之意乎先正云真正英雄必從戰戰兢兢中來業為足下屢誦之矣此今日端本澄源第一義此所謂盡其在我者也珍重珍重

又

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緩

矣前此猶曰漕事未竟也今糧艘過淮矣又過洪矣於此時而浩然報主之忠潔身之義見幾之勇用意之厚一舉而兼得焉不亦善乎若曰徑去非大臣體也吾且待之恐非所論於今日也足下不見之乎齊人餽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矣亦曾有所待否乎久知足下此意已決敢以一言勸駕萬勿牽於二三之説誤落頑鈍局中也

答郭明龍少宗伯

狂言一出通國為譁方在猛省忽拜手教謬辱印可且曰三書皆從一片虛明中流出讀之且愧且悚何敢當也已退而思之竊亦自幸庶幾無重獲罪於有道焉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聶文蔚云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恰道著鄙人今日意中事顧誠不知何修可以副明德萬分一耳倘翁始終不棄惠而加鞭敢不夙夜請事

答高邑趙儕鶴

頃方屬北鴻郵致一緘為道甫質且以自質也尚未知到否而梁别駕攜示手教業已先得弟之同然矣大都道甫倜儻自喜間不無稍疎要以内無包裹外無遮蓋使人人得而視且指之益見道甫真色是則其受病處亦正其好處也奈何反從而文致之曰貪弟生平持議絕不敢執拗令幸得老兄印正庶幾可以自信矣惟是老兄於弟分上奬借太溢却又令人驚愧不敢當耳如何如何道甫去志久决特疑不待旨而徑去非大臣體

即同志中亦頗有持是見者以故遂落遲局今移節徐州去形已成計可不至再濡滯耳

復吴安節太僕

頃有奏記於閣銓二老通國為譁不意謬承許可且曰一腔心事如青天白日不特相知者見信而已所以慰撫不肖何懇而至至謂一切宜聽公評不必與人較曲直又何愛不肖以德也感切感切乃不肖後先從邸報得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且有為之

躍然以喜焉者矣何喜也喜聞過也又有爲之赧然以恥焉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焉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又有爲之愀然以憂焉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苟知己之誼輒剖肝膈以對惟翁始終不鄙惠而加鞭幸甚

與吳懷野光禄

不肖弟一生卤莽積下無限罪戾至近歳始發此天之大震動我也敢不順受敢不痛自儆惕漫成孤負乃老兄慨然發憤不憚晝言昭雪此又天之大寛假我也敢不祗承敢不益自鞭策竟成墮落至為弟任過而曰去歳救李淮撫書委是出位隨為弟懺過而亦悔且恨重自懲無復通書於都下其所以委曲而成全之者益不勝苦心之至矣不肖方切感佩夫復何言惟是硜硜之愚尚有欲就正者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試傾瀝

以請可乎蓋不肖之救淮撫其說有二夫任事之難久矣漕撫當風波洶湧之時毅然出而挺身擔荷至於外犯權相内犯權閹死生禍福係之呼吸並不少顧既歷無限崎嶇幸而事定旁觀者遂羣起而求多吹索抨彈不遺餘力又受無限摧挫始藉其力以紓患卒致其罪以快讐不亦傷乎漕撫嘗簡不肖曰吾輩只合有事方出來無事便歸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獨何心而忍默默此一說也至世之號為朋友者方其從

容無事把手促膝指白日而盟丹衷幾乎七尺可委九死可要矣一何壯也不幸一旦有事往往掉臂而去之無異路人甚者從而下石矣又何悖也不肖識中心痛之恥之故淮撫之蒙議明知其必不能勝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盡此一念而已此又一說也夫如是即冒出位之罪所不辭也奚而悔且恨第於此有應自反處耳何也淮撫大節卓然而細行不無疎濶自是豪傑之品當時一併道破正見淮

撫本來面目庸何傷徒以為論人者當取其大而略其小遂不無微顯於其間種種推敲都從此起耳不肖之所宜自反一也凡天下之爭皆生於激始不肖有感於人之求淮撫者太甚激而有上閣銓書書上而求淮撫者彌甚是又不肖有以激之也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每誦斯言便為心癢不肖之所宜自反二也此意曾與所知及之蓋誠覺吾言之未盡反有累於淮撫以是不滿其本心一似悔且恨然

則固有之若懼人言之見咎反有尤於淮撫以是自背其初心至於悔且恨則未有也度老兄必已校勘及此矣乃不肖為言者設身處地則亦有宜自反者蓋今之議淮撫連篇累牘不可殫記一言以蔽之曰貪及問其所以為貪狀類涉影響未有的然可據也求其的然可據則兩言以概之一曰甲第連雲店肆鱗比以為非貪何以獲此云爾一曰地方怨咨指日偕喪以為非貪何以致此云爾徐而按之然耶不然耶淮撫舊居燕中今

現居張家灣南北縉紳往來所必由始亦多信人言為實及是過而閱焉輙為啞然而笑曰何圖阿房郿塢僅僅若此又曰惜不令王考功見之即見之亦必啞然而笑也何耶豈漕撫之智能化有為無耶抑負而藏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愚不得而觧也若淮揚數千里間其於漕撫又無不家尸户祝矣吾且不必論其在淮之日而但論其去淮之日彼其老幼提攜填街塞巷擁輿不得行已而相與頂輿號泣一步一籲比抵舟又夾兩岸號

泣奪纜不得行何為者耶吾又不專論其去淮之初而
并論其去淮之後彼其聚族而為之祠摩肩接踵熙熙
子來不日而成遂聚族而為之肖像其中朝夕走拜於
其下不絶何為者耶跡貴人排擊之口則貽毒地方者
無如此淮撫惟恨其不去跡細民稱誦之口則造福地
方者又無如此淮撫惟恨其不留兩下物情相反爾爾
其亦異矣愚又不得而解也嗟嗟此二端者其為有目
所共見有耳所共聞尤非他比而猶顛倒失真至是況

於不見不聞者耶夫安知不有枉誤於其間哉獨計誣及於不見不聞則曖昧而難明雖百口何以自解誣及於共見共聞則昭灼而易見苟非與淮撫有夙業及偏見固執物而不化試稍加察焉未必不恍然自悟其言之過與告者之過耳不審言者於此亦曾一轉念否乎然而為漕撫設身處地則尤有宜自反者大都議論之興無問虛實必有所緣貝錦之成緣萋菲也明珠之載緣薏苡也然則漕撫可以思矣是故非博大則揮霍之

說從何而來非揮霍則跅弛之說從何而來非跅弛則貪之說從何而來就如稽之几項之鼎苟非有好古董之癖則其說亦何從而來是安得一一歸咎於人也不肖嘗蔄淮撫曰吾輩當毀謷之交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信胸中安得有一片清涼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頭步願與足下共勉之又曰君子格人欲恕格已欲嚴舍其長而求其短不恕之過也天下有任其責者矣恃其長而忽其短不嚴之過也足下其

何辭至不肖與淮撫處又有操縱之微權焉當其遭讒
遘譏則所重在昭雪不嫌特就長一邊表揚當其安常
履順則所重在切磋不憚特就短一邊補救惟淮撫亦
有概於中直直自認箇俠氣可謂不自瞞又曰數條見
㬎敢不書紳可謂不自棄無奈熟處難忘尚未能盡脫
得生平伎倆耳要之始終不失其為豪傑也嗟乎人莫
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認得我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
人人丢却我各反自家一箇不是也與其人人各務相

上而求勝不若人人各務相下而求慊也是故淮撫而知此則能動心忍性合異同之見而收其益究也可以消謗而不至於滋謗攻淮撫與救淮撫者而知此則能平心易氣撤異同之障而用其中究也可以息爭而不至於導爭此自反一言實區區芻蕘之見芹曝之懷昔以獻於朝而今更以私質於高明也惟老兄裁而正之言念高誼不勝耿耿輒此鳴謝并攄肝膈統乞照原幸甚

東高景逸

足下行矣何以為足下贈涉世之難非一日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却於不自覺之時常喚醒耳

又

前得來教甚喜喜足下之立志彌堅庶幾於不變塞之強也頃得榮選之報又甚喜喜内任之官惟此得以習四方之故周練民情旁閱物變而進其識也足下勉之

弟今者誠不意再忝故曹殊常之遇可憂可懼將來不知何所稱塞足下愛我甚至誨我甚篤切偲之誼宇宙寥寥今乃得之足下真弟之幸也嗣後有概於中願不靳指示無若今人之逡巡萬萬

又

知人實難耳目易混一毫有悞便涉誣枉終身之歎丈晤元室試問而叅之合否何如有不合者望見示也朔風多厲百凡珍重日月儘寬無須汲汲且到處從容問

俗觀風便到處受益逢次見聞一切寄示萬萬

又

古之游者莫善於孔子所至非特同聲同氣相應相求而已即如沮溺丈人之流亦皆曲為接引不忍其鳥獸同羣此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至仁也其次莫善於季札所至各傾其國之賢者相與上下論說而規飭警厲備極懇篤班荆傾蓋誼結千古令人至今有餘思焉若夫子長之徒僅僅以其文辭而已焉者淺之乎其為游

矣知足下之於一聖一賢有合也可得而示其槩乎望之望之

又

邇來清論方張私心方以為太平之兆忽然有此悵恨何已黙黙黙檢吾輩亦自有失著處然而未易言也總之朝講廢曠一切章奏徼有關涉輒格不下此中機緘九閽萬里禍形已成莫可救藥執政大臣視國家事如兒戲將來何所底止獨恃九廟之靈而已初謂覆車在

前且甚近後車必戒不謂諸君竟公然訟諸言者無復顧忌鳴鳳走犬形一定而不移人心無常忽堯忽跖可畏哉弟之去就尚未有定晝璞齋謂必不可不歸玄臺謂必不可不留兩說孰確願為弟熟慮之當局旁觀自有明暗耳

又

啟新景陽如菴慎所自是一時之秀且相望不出二三百里閒何異一堂卷石想已赴江右其尊人安節侍御

意趣甚佳姑蘇管東老畢竟有超拔之韻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於一鄉顧無失之又如王國博少湖愷愷篤行崑峯張可菴耿介遠俗我吳儘多君子若能聯屬為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脉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丈以為何如

又

知足下之念我也賤體即小可而機緘尚在往來之間未有所定今亦無可如何惟有如來教所謂凝神茹淡

寧忍以俟天和耳足下云學問須從枯槁寂寞經一番死後方得活又云勿以寂滯為慮勉為發揚皆至言也弟一一佩服異時或有以相証耳近看朱先生集何如此老一念入真便與天地同符曽記薛玄臺為弟語及明道晦菴二先生弟曰畢竟朱先生假不得丈以為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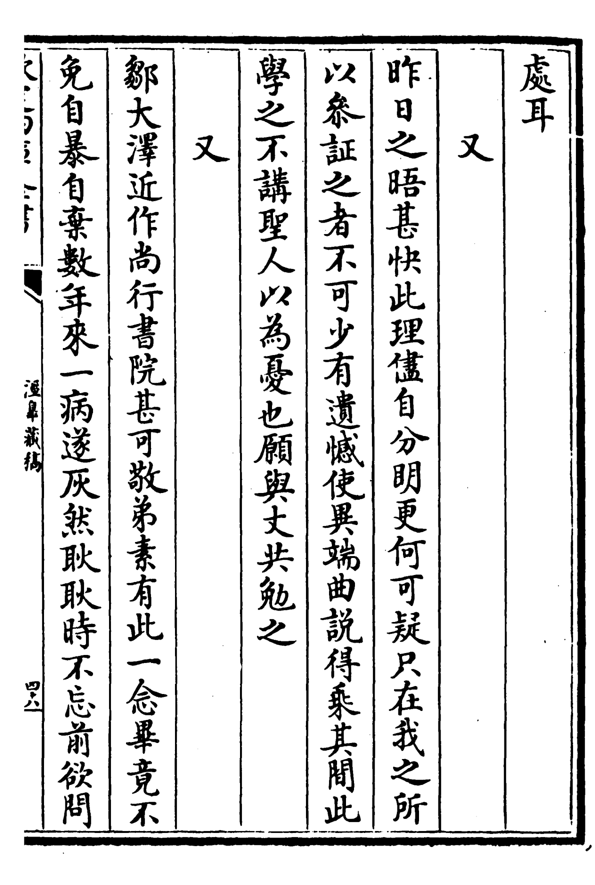
又

玉池書來志意懇懇信如丈所許喜之不勝玉池又云

許敬老及周海門相與論正無善無惡之説都在丈處乞發一覽此向者學者腹心之疾而於今尤極其横流者也

又

丈所示種種正論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畢竟以生為本然形形色色各有本分亦只得聽其自然何容強得八佾歌雍孔子只嘆得一口氣無能為也但當以此自警策日嚴日密異時不使人得檢點得我乃實受益



處耳

又

昨日之晤甚快此理儘自分明更何可疑只在我之所以叅証之者不可少有遺憾使異端曲說得乘其間此學之不講聖人以為憂也願與丈共勉之

又

鄒大澤近作尚行書院甚可敬弟素有此一念畢竟不免自暴自棄數年來一病遂灰然耿耿時不忘前欲問

勝龍山蓋以此要之此真丈事也日下當求面商耳

又

會規裁定甚佳拙法二字更是一篇綱領寄意遠矣

又

大率此會雖不可濫畢竟以寛大為主不可輕開異同之藩前瀕行所擬尊見已得之矣更不須疑也

又

乾坤之後繼之以屯混闢之交必有一番大險阻然後

震動竦烈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無限事業夏商以來凡有國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長可味東林之興於時正當草昧借彼無良為我師保未必非天之有意於吾儕也如何如何如何

又

弟意以為此後講義不必拘定做成一篇只隨意說幾句亦不必于一章中句句說盡不知是否幷乞酌定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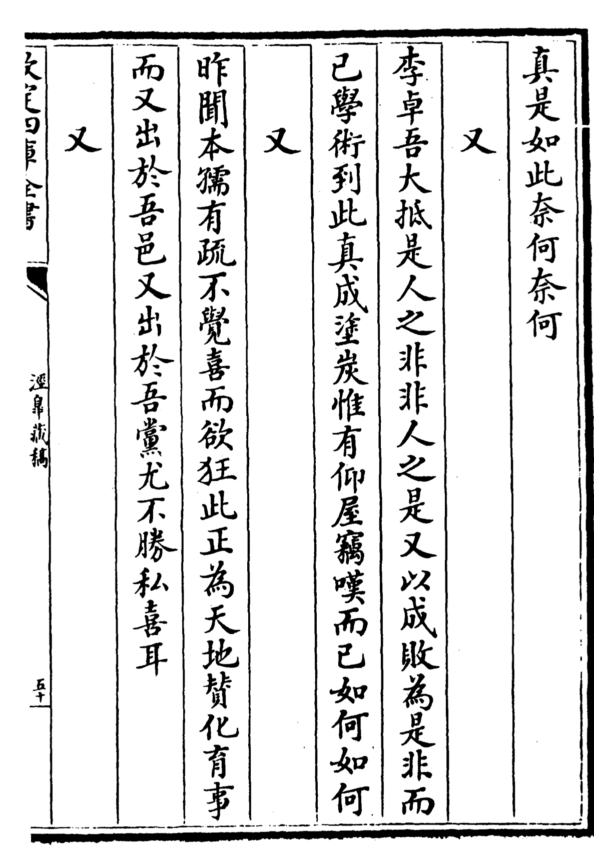
先賢祠之會終須一舉無論其他即歐陽公一段意思吾輩亦不可漫然也試商諸啟新何如

又

平泉先生八集奉完讀其文寛夷平衍常有餘地兼包五福良亦非偶然也

又

往李克菴曾謂弟云邪説害道昭昭何故人競趨之弟曰道則害矣而人則利此其所以牢不可破也今看來



真是如此奈何奈何

又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

又

昨聞本孺有疏不覺喜而欲狂此正為天地賛化育事而又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尤不勝私喜耳

又

徹如此行得一面商為妥蓋為今日計一則持議欲平一則只在明己之是不必闢人之非高明以為何如

又

長安口眼爾爾真食肉者之智也在吾輩只有密密自檢而已未可以說我不著而忽之也如何如何

又

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也

又

大會只照舊為安世局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彼婦之口遷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又

人心不甚相逺何以紛紛至是吾輩得無亦有偏執而不自知否幸相與再入思慮一番何如

又

沈繼老來問金吾書此書當是金吾自以為功所在傳播幸此中清論即已寓書内矣

又與史玉池書

四明公大勢難久歸德公聞又不大當於聖心箇中消息當作何結果愚意以為歸德公真真君子此一腔至誠便須格鬼神徹金石聖明淵淵殆未可測也如何如何八月之會當在十一日仲丁始得一過否

涇皐藏稿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皋藏稿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涇臯藏稿卷六

明 顧憲成 撰

朱子節要序

昔朱子與東萊吕子會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為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録友人高雲從讀而珍之以為四先生之後能繼其道發明而

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撮其要為一編分十四卷悉準近思録之例不敢擬於近思録也而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為之喟然太息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

為凡為陋若曰夫豈誠有慊焉不肯俯而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為方彼以為矯為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高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之於朱子懇懇如是且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超然獨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為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脉誠真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倘不其然即有殊能絶識超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朱子二大辨序

昔朱子有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予弟季時讀其言憮然有感遂取其所與象山龍川兩先生往復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諸有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録焉而謂予曰惟今日學術之弊亦然第昔也頓悟事功分而為二今也幷而為一其害更不可言耳不知朱子而在又何以為計予曰難哉必也其反經乎已而曰亦須擣其窠巢始得季時曰何言乎窠巢予曰即適時論

性家所愛舉揚無善無惡四字是也此四字是最玄語是最巧語又是最險語季時曰願聞其説予曰謂人之心原自無善無惡也本體只是一空謂無善無惡惟在心之不着於有也善惡必至兩混空則一切掃蕩其所據之境界為甚超故玄也世之談頓悟者大率由此入耳混則一切包裹其所開之門户為甚寛故巧也世之談事功者大率由此出耳玄則握機自巧巧則轉機益玄其法上之可以張皇幽渺而影附於至道下之可以

傲名傲利而曲濟其無忌憚之私故險也世之浮游於兩端之中而内以欺巳外以欺人者大率就此播弄耳試與勘破無論其分而為二者一高一下人得共指而共視之無從逃匿即其并而為一者亦見首尾衡决渙然披離無從湊泊矣何者奪其所恃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為今日計亦可知巳季時曰人言象山禪學也龍川霸學也信乎曰聞諸朱子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功夫者惟予與子静二人何敢目之曰禪惟其見

太掟持論太高推極末流之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
漭蕩中龍川自負一世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為
三才人生只要做個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覇惟其
才太露行徑太奇推原發論之地恐合下便已渾身倒
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
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上下三代唐漢
之間欲攬金銀銅鐵鎔為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由
此觀之其大指亦自分明特未及直截道破耳予又閱

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義其於無善無惡之辨最為分明特未及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要而言之此一重公案實二大辨之所歸宿拔本塞源之論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為今日計益可知已抑予竊有懼焉凡人之情於其受病處未有不畏而却者也於其安身立命處未有不戀而留者也惟是安身立命處即其受病處幾微之間固已易眩而難決況吾方見以為受病處而彼且見以為安

身立命處則其說益牴牾而不入矣夫誰得而奪之論至於此誠不知朱子而在何以為今日計也於是刻二大辨成季時請序予因次第其語授之益以為是天地閒公共事而思求助於有道相與釋去其惧云爾

刻學蔀通辨序

東粤清瀾陳先生嘗為書著朱陸之辨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搜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澄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

部通辨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為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内黄蛟嶺黄公受之先生奉為世寶什襲而授厥嗣直指雲蛟公雲蛟公顧諟庭訓憮恍時趨謁盱眙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以示之侯慨然請任剞劂之役而其邑人慕岡馮子為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

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録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倭憲作而嘆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為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為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為聖

賢者也學為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脉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粘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蔀也其為病病在裡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蔀也其為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裡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為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為已過悔艾刻責

時見乎辭曾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葢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

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歧德性問學為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為得而得者未始不為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

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關鍵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敢特為吳侯誦之惟慕岡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

心學宗序

自釋氏以空為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邇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顔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予竊以為空者名也要其實

當有辨焉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混而不察槩以釋氏之所謂空當吾儒之所謂空而心學且大亂于天下非細故也夫善心體也在貌曰恭在言曰從在視曰明在耳曰聰在思曰睿在父子曰親在君臣曰義在夫婦曰別在長幼曰序在朋友曰信如之何其無之也則曰吾所謂無非斷滅也不着于善云爾嘗試反而觀之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着而亦何所容其不着

也且着不着念頭上事耳難以語心即虞其着去其着而可矣善昌與焉而并去之也嗟嗟古之君子所為兢兢業業終其身捧持而不墜者今之君子所視為瑣瑣而等諸土苴者也古之君子所為孜孜亹亹終其身好樂之而不倦者今之君子所視為拘拘而等諸桎梏者也視為瑣瑣則必疑其落在方隅非最上妙義厭薄而不屑視為拘拘則必病其添我障礙非本來面目掃蕩而不留夫善何負於人而不譽之甚如此也是且不識

善安能識心乃影響而混言空有過而詰之輒曰無聲
無臭之寀詮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
善為精而為之模寫之辭也真空也無善無惡見以善
為粗而為之破除之辭也影空也夫豈可以强而附會
哉是故始也認子作賊卒也認賊作子名曰心學實心
學之蠧耳何者失其宗也呂亂秦牛亂晉釋亂儒一也
予為是有概於中久矣乃今何幸得本菴方先生先生
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

諸心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歳薦竟棄去優游川巖嗒然無事而獨有感於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為宗也輒進而證諸六經四子及諸大儒凡其言之有關於心者悉裒而次之其有引而未發發而未竟者各為手拈數語究晰指歸要以明善為心體非為心累又以明此體即實而空非離實而空也編成命曰心學宗庶幾學者一覽而洞見聖賢之心因而自見其心即惡言空者於此識得吾之所謂空自不必以似廢真而過有

所諱即好言空者於此識得彼之所謂空自不容以似亂真而漫無所別滔滔狂瀾先生其砥柱之矣會先生之子魯岳公來按我吳出以視兵憲虛臺蔡公公題之授宜興喻侯梓行公諸同志謂予宜有言益昔王文成之揭良知自信易簡直截可俟百世委為不誣而天泉證道又獨標無善無惡為第一諦焉予竊惟良即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為惡絀有為無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為易簡

孰為支離孰為直截孰為勞擾詎不了了然則先生是編正所以闡明良知之緼假令文成復起亦應首肯蔡公亟加表章可謂於風靡波蕩之中獨具隻眼者也其所補于人心不小矣遂忘其僭而為之序先生名學漸桐城人魯岳公名大鎮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喻偘名致知新建人

中丞脩吾李公漕撫小草序

予讀中丞脩吾李公漕撫小草次第及海内諸君子所

論著其於公致主之恭徇主之勇悟主之巧得主之奇
崎嶇艱險之苦心旋轉補浴之壯略詳哉其言之矣惟
是予交公最久習公最深竊又有窺於一斑也始公艱
於得子已乃連舉數丈夫予為色喜貽書賀之而曰願
公自愛公之身非公之身也宗社之身也且申之曰公
之身非公之身也宇宙之身也願公自愛公笑而謝曰
不佞生平喜讀書於今益甚往往午夜始就寢即鉛槧
書生未必若斯之勤也夫固曰是可以尚友千古發我

神智作我典刑抑亦曰是可以收拾精神并歸一路不令旁泄有無限受益處耳若妄自菲薄以危其身而憂知已惡乎敢惡乎敢予聞之忽不覺悚然心折也已晉總漕望實日益上予欲借以嘗公稍稍貽書張之比於古之鉅公長者公驚而起曰噫是何言也不佞落拓人耳自與君周旋始有聞受事以來兢兢業業不敢毫髮放過特恥效俗人飾邊幅裝格套於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且夫性分無窮職分無窮心分無窮堯舜事

業亦如太虛浮雲一點而況其凡乎嘻是何言也君且休矣予聞之愈不覺悚然心折也嗚呼微矣先正論人有聖賢豪傑二品又言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是故豪傑大處不走作聖賢小處不滲漏豪傑於天下之事處之常若有餘聖賢於天下之事處之常若不足豪傑作用在功能意氣之中聖賢作用在功能意氣之外跡公之洗心勑慮乃爾駸駸乎由豪傑而上矣憶昔寧陵新吾呂公嘗與公論學公目為

迂濶去之由今觀之世之所為營營逐逐不憚決性命而趨之者既公之所陋而不屑為而公之所為潛磨密鍛期自致於純一者又世之所笑而不肯為然則語迂濶者宜莫如公何以猥見厭薄即公猥見厭薄竊意向所指為迂濶者應别有在而惜乎未及竟其説也異日予請得就公竟之而聊為之引其端且以待讀是編者共參焉

景素于先生億語序

白沙陳子之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旨哉乎其言之也雖然古人自有忙者存特其所謂忙非今人所謂忙耳今人所謂忙出則競名處則競利為一身計也古人所謂忙出則行道處則明道為天下萬世計也是故以一身計言謂今人忙處古人閒可也以天下萬世計言謂今人閒處古人忙可也予覯景素先生其庶幾焉先生峩峩華冑冠冕江東乃能超然自拔寧静澹泊絶無靡麗之好可謂不知有其家矣既成進

士敬歴中外望實蔚起一旦擞屣棄之可謂不知有其官矣然而方為諸生發憤下帷尚友千古至於忘寢忘飡不少暇逸已司理江右惟是洗寃澤物夙夜孜孜入郎客曹恪共厥職尺寸不假會目擊時事有所不可於意抗疏具言之至再至三卒以取忤罷歸身既隱矣猶日手一編不減諸生時也且誦且繹久之胸中之藏淵涵勃發不能自遏乃稍稍筆之書閒出所著億語示予其言根極理要切於日用如布帛叔粟寒者可以為衣

饑者可以為食至語及學術邪正之際輙三致意焉語及世道人心升降之際輙又愀然改容太息而言之若疾痛之在躬也絶不減立朝時由前則於一身計何泄泄也令人怳處正先生閒處也由後則於天下萬世計何懇懇也令人閒處正先生怳處也如先生者不當於古人中求之耶予忝附庚辰之籍雅嚴事先生不敢以雁行進賴先生不予棄左提右挈俾無墮落自省於先生閒處猶能步趨焉於先生怳處寥乎其未有當也適

先生命予序其億語僭為論次如此亦因以自勗云

五經繹序

盱江鄧潛谷先生著有五經繹十五卷其門人心源左公來按兩浙持以示嘉禾曹司理爰授錢塘令聶侯校而梓之侯將公之命屬予為序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其思深其識正其指遠其詞文出入今古貫穿百氏不主一說不執一見而卒自成一家言粹如也斯已偉矣則又曰是先生之所為繹也非其所以

繹也吾聞先生研精性命卓有領會而不為玄譚眇論高自標榜歸而脩諸日用之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如臨如履尺寸靡忒孝友孚於家庭忠信孚于井里久之名實充溢遠邇傾嚮當宁聞之徵書儼然及衡門焉崇仁新會以來于斯為烈天下傳而艷之而先生方逡巡謝不克其自視彌下其切磨於德業彌篤易之精微書之疏通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春秋之深切著明庶幾其身親體之矣是先生之所以繹也則又曰是先生

之所以自為繹也非吾儕之所以為先生繹也吾嘗一再侍心源公於虞山梁水之間竊見其坦而莊詳而不迫敦慤而有章諸所提唱一切本諸自得津津沁人退而考其行事惟是興教正俗為亹亹旌淑别慝風規皎如先生之道於斯著矣而今而往覽者果能由公以達於先生由先生以達於五經又能一引而十十引而百百引而千相漸相磨人人身親體之不僅作訓詁觀是吾儕之所以為先生繹也嗟乎五經一心也其在古先

聖賢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各人也無毫髮餘也反而求之其在各人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古先聖賢也無毫髮欠也而其究判然懸絶至倍蓰無筭何也夫先生之為是繹將以闡往詔來聯絡千古之上下而為一脊入於聖賢之域者也今先生不可作巳而遺編具在以承以啓實公之責夫豈惟公之責實吾儕之責因備論

其指期共勖焉鄧先生名元錫左公名宗郢曹司理名光德聶侯名心湯

崇正文選序

吾邑勵菴先生崇正文選成有過予而問曰先生之為玆選也其旨云何予曰懼世之爭趨奇而為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獨患無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況世之所謂奇者亦不必奇也往往舍大道而旁馳騖殉影響而工掇拾是故奇於古則之而為墳索汲冢奇於秘則

之而為金簡玉册竒于博則之而為石䇿酉陽竒于觧則之而為貝函靈籙若然者果竒耶非耶驟而觀之其所自命偃然直凌千古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艱深之辭文浅易之識設有人焉從旁㸃破多是向來餘滓殘瀝不知為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幾矣何竒之與有予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以稱竒曰竒之為言一而無偶之謂也若兹編其幾之矣甞試論之六經畢一變而為左國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而猶未也再變而為班

馬矣乃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未也三變而為韓柳歐蘇矣乃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後先頡頏宇宙之間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為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所謂正實予之所謂奇而世之所謂奇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予曰信哉能知文之正者無如先生能知文之奇者亦無如先生也先生可謂深於文矣然則今之為文何尊而可曰不為左國也者乃能為左國不為班馬也

者乃能為班馬不為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為韓柳歐蘇先生玆選聊以示鞭影耳必字擬而句模之非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予為首肯會先生之甥瞿星卿氏督學楚中請曰楚士多奇願以此風之先生許焉而屬予序予遂述之為楚士告覽者誠繹是說而存之其於文也思過半矣雖然吾寧獨僅僅為楚士告而所以為楚士告者又寧獨僅僅進之於文而已也是在星卿哉是在星卿哉先生名策字懋揚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

卿生平不好皎皎之行而恬穆守正始終如一其為兹
選蓋絶類其人云

信心草序

余仲兄有奇質始成童受句讀輒心通既長以病中免
已余從原洛張先生游先生與仲兄語而異之勸令務
學仲兄謝曰時已過矣何為先生不聽强而授之二題
援筆立就落落多奇先生讀之大驚曰吾固知子非庸
人也尋赴有司輒試高等客謂仲兄足下之於青紫掇

耳何其撻也仲兄笑曰非吾意也聊以佐二弟令不寂寞耳及余與季時後先成諸生仲兄遂罷不事人以此益多仲兄於是余從銓曹郎謝病還問奇之士時時來集涇上仲兄亦時時上下其間吐論益偉所當博士家言有不快於意輒退而私為擬之既成以視人靡不爽然自失也久之得十三首呼蒼頭帙而藏之命曰信心草若曰吾自以為當如是耳吾無徼於往昔吾無冀於來今此其指也余觀世之學者日夜矻矻耳無分聽目

無分視畢心而修鉛槧之業及其取而措諸筆舌之間猶然半合半離仲凡獨何以不勞而中也彼以外入此以内出外入者有待譬之乞員於規乞方於矩乞和於五音内出者無待離婁所獨見師曠所獨聞非夫形聲之謂也進乎巧矣夫是以謂之信心也仲凡則又語余頃稍稍聞心性家語中心怵然若有動也顧得而卒業焉吾乃自覺言多浮動多率此吾之參苓芪朮也人不可以無學吾何能忘張先生之言噫嘻有是哉其不可

測也恃無待而輒有待賢智之所不免也仲尼又何以不然夫仲尼非獨進乎巧也行當進乎道矣書而志其端度仲尼必不令斯言之為倿也

涇臯藏稿卷六